

# 西貢三十年

馮風著

---

書名：西貢三十年

著者：馮 風

出版及發行：華風書局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-7號七樓 電話：5-749495

承印：太平洋（永航）柯式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1987年7月初版

定價：港幣50元

書號：ISBN 962-227-066-2

---



作者近照

吳國遠先生，人，名，姓，我，以，身，在，世，心，銘，為，一，世，長，子，  
逆，命，才，情，世，分，會，為。

“第12年”的書，為，我，作，此，7，張，多，時，間，報，之，我，也  
很，感，謝，你，不，工，是，智，來，題，名，答，只，不，過，年，耳，晚，年，如，多，朋  
友，者，要，得，來，看，人，我，便，又，時，這，以，一，書，作，為，治，念，而，已。

讀者，如，果，你，能，不，能，記，得，向，新，興，第，一，道，以，然，由，作，封，面，  
我，也，時，時，許，兩，張，連，便，作，用，一，張，如，時，一，張，是，寫，等  
地，境，另，一，是，如，有，功，政，計，如，果，書，在，直，放，我，希，望，同，我，這  
个，帶，着，燕，來，之，字，請，至於，是，底，白，字，或，者，如，底，是，字，可，以，任，你，  
照，此，以，以，祿，\*，同，一，部，份，作，為，全，頁，以，背，景，也，不，會，為。

還有，如，第，一，部，份，祿，人，替，我，寫，一，段，介，紹，文，章，你，也，應，該，替，我

作者手蹟

## 序

筆者弱冠之年，即從事研習中醫藥業。自畢業於麻行街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，曾設診所於西關文昌路。日本侵華，穗垣常受空襲，迫不獲己，舉家徙往香港。一九三九年冬，由東華醫院考選，一九四〇年受聘爲越南西貢堤岸廣肇醫院主任醫師。兩年後，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，日軍侵佔香港，當時有家歸未得，從此留落西貢足足三十年。

筆者留越期間，頗愛探討該地之風土人情。越南地處溫熱帶，本爲魚米之鄉，加以民風純樸，一切風土習慣均與中國大陸人物無殊，且姓氏相同，所謂同文同種，捨越南人外，日本與韓國尚有偏差。如果不是法國阿力山大神父強將越文改爲拉丁化，可能今天越南人還會說漢語寫漢字。

昔年法國殖民統治，華人經香港往該地謀生者爲數不少。抗戰時中國沿海多處淪陷，經廣州灣轉入越南者更多、許多年來，僑胞與本地人均能和平相處，合作無間。苟非中國大陸淪亡於共產主義政權，相信越南今天亦不致受害於越共，更不會使到百多萬華僑要迫作船民撲海逃生。

統計三十年來，西貢飽歷滄桑，從殖民統治，日軍佔領，戰後英印軍接收，南北越分割，越盟反叛，廢除保大皇朝改爲民主政體，終至美軍參加戰役。耳聞目睹，雖不乏可歌可泣之事蹟，亦有不少

通奸賣國之醜行、筆者曾以日記方式誌而藏之。中南報行將付梓，黃乃芹先屬稿於余，因搜索書櫥，再行整理，惜以戰亂徙遷頗多散佚，猶幸斷簡零篇，尙能應付。然酒後茶餘，覩此明日黃花，庶可作佐談資料、溫故知新，望足以發人深省。究以一人識力有限，掛一漏萬，亦在所難免，年序姓氏，恐有顛差，讀者諸君，能加指正，曷勝幸甚。

# 搭乘鯉門輪 一去三十年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廿四晚，余與梁具天兄二人乘搭鯉門輪趕往西貢廣肇醫院履新。一星期前，東華醫院醫務主任潘詩憲兄早已替我等辦妥一切出國手續，當時未有航機，每人船票五十元，住頭等房，吃西餐。晚上具天尊翁翰芬老師與莫國勛兄來送船，一行人帶着行李落了小電船直向西環尾駛去。該晚爲聖誕之前夕，惟在第二次大戰期中，屬於燈火管制，岸上雖然處處笙歌，却未火樹銀花，不禁令人煞景。小電船緩緩而行，久久始抵鯉門泊處。携行李拾級登上甲板藍色燈泡光暗弱，使人難於舉步。侍者招呼入房，安頓一切，翰芬師向具天殷殷致囑，父子情深溢於言表，國勛兄別時一聲珍重，千里送君，惟有內心黯然望着他們兩人乘坐原船返回中環而去。

返回房間，我與具天略談片刻，時已午夜，感到疲倦，各自歸寢。一覺醒來，聽到有機器聲，船身像已經開行的樣子，望望房間小窗，天色已作魚肚白，看看手錶正是晨早六點鐘，我連忙下床嗽洗，打開房門跑出船欄觀看。

這時鯉門輪正向西行，過汲水門，該處海域早被封鎖，一串水雷佈置，中國只剩一條窄窄通道。

鯉門由一隻帶水小輪引着，慢慢通向封鎖線，離開本島漸遠，然後加速行駛，回望香港越來越小，不知不覺模模糊糊便完全消失了。

第一天在船上風平浪靜，一切過得舒舒適適。不過天氣漸趨悶熱，大概輪船漸向南行，進入了南洋海域，晚來我倚在船欄，仰望長空月亮，海天一色，微風吹海浪，泛起了一陣陣銀色的光波，別是一番風趣。心裏想念着未到過越南，這是我醫務生涯之轉捩點，一個初出茅廬不久之醫者，要去把持一所不大不小之慈善醫院，內心總不離有種患得患失之感覺。

海上航行第二日，雖然風和日麗，惟波濤暗湧，船身有些不穩定。具天量浪整天在床上睡覺，我在船旁閒眺，遠望一株長長的竹樹，生長在海中央，竹身高有五七尺，我身邊一位老人家，他告訴我這株就是海心竹，現在船航行七洲洋海面，大概還有半日才可以到達西貢。相談之下，原來他姓劉是堤岸安源機器廠的東主，曉得我們是廣肇醫院之新醫生他非常歡喜，我請他回房與具天認識，原來他之公子也習過中醫，而且又是具天的同學。劉老伯很健談，爲我們說些越南趣事與廣肇醫院的起源，他吩咐我們什麼事都要小心，越南很多降頭，稍爲不慎便會被人施術，至於風月場中更宜謹慎，越南有無數麻瘋病者，切宜自愛。

晚來風浪已止，天氣轉暖，具天已能起床，我穿着單恤衣同他一起進餐。我吃牛扒，羅宋湯，最後一碟炒飯味道不錯，具天幾天沒有吃餐，見飯吃而甘之。在餐樓內，買辦和我談起來，明日中午我們便可抵埠，聽後心裏輕鬆愉快，晚上我和具天都得一覺好睡。



翌晨起來，海風陣陣吹得令人悶熱。早餐後，船上各人換了季，個個檢齊行李，我亦改穿白麻葛西裝，間條花恤衫，白皮鞋。等到中午時分，鯉門進入頭屯外港，經過報關手續，然後繼續駛入內河，只見河道窄窄，九曲十三灣，兩旁河岸盡是禾田，農戶人家與我國鄉村不相上下，船行緩緩，經過大約一點半鐘才抵達森蕉碼頭。西貢海關規定搭客上岸不能攜帶行李，自有人將房內一切搬進海關，當時岸上有好幾個人似是來接船的，一人手持白蒲帽望見我立船旁，頻頻將帽揮動，好像向着我打招呼，我看不清楚是誰人，等到叫具天看時連他也不認識。

不久，船泊好在碼頭，搭客魚貫上岸，我和具天跟隨各人進入一所大大上舖白鐵的貨倉。這個地方華人叫它作「豬仔籠」無疑地這只是用來囚禁所有華人的新客，其餘國籍人士，無須經由這個地方便可自由出外。從碼頭到「豬仔籠」這一段路，由幾個越南警察來看守，一位帶槍的法國警官在旁邊監視，他們穿藍斜制服拿着木棍像趕狗一樣，聽說從前不准直立起行，移動時還要彎着身體，因為怕你中途跑脫，衰弱之中國人，到處受人欺侮歧視，書至此不禁擲筆三嘆。

進入到豬仔籠，原來是一個大貨倉，經過一個入口處，有人講越語叫人要將身上帶有火柴盡量拿出來放在小桌上，我身上沒有，具天是吸煙的，他當然有要繳出。這問題我初時也覺得很奇怪，後來我才知道越南的火柴因為抽重稅，價錢不見得相宜，要一占子才買得到大約只得三十枝的一小盒，爲了杜絕走私，所以要施行沒收這方法。

跟着我進去的當時有一位粵劇伶人黃千歲，他是廖俠懷的徒弟，兩人將在堤岸登台演出。倉里人

漸漸多，人聲也十分嘈雜，女人聲，孩子哭聲，混成一片，整個倉裏沒得十來張長板櫬，不夠坐時不少人只好坐在地下，屋頂蓋鉅鐵板，陣陣熱氣射下來，使我滿身熱汗十分難抵受。

當我感到又飢又渴時，看見屋角放了一個茶缸，許多人爭着用泥碗舀出來喝，秩序既亂茶更污穢，我真不敢再想。偶然見到鐵柵之外有人賣汽水，我要去買時袋裏又無碎銀，幸好那時有兩個人自我介紹，一位是廣院主席何禹疇，另外是院裏庶務曾椿榮，何先生說雖在戰爭時期，但無論如何即晚可以擔保我們出去，吩咐我們等待會有人替我們辦好入口手續。說完，我向他要了五角錢，買了兩瓶沙士汽水，帶回去與具天共飲。汽水瓶很奇怪，瓶頂沒有蓋，只用一粒圓波子封着，渴時將拇指用力一壓，聽到「吱」的一聲，波子跌入瓶內，便可拿起來飲，相信我講出來，許多人還未見過。

不久，果然有人喊着我們的名字，一位自稱廣肇公所職員，問了我們履歷，籍貫，年歲，出生日期，填好了表格囑我們拿去一位越南人處蓋印。具天很怕事，一切由我去幹，該公務員大約有五十來歲，鼻梁粗邊眼鏡，我不懂越語，將表格遞向他時，他總用右手將我撥開，再遞時，他一樣不接受。我沒法只有暫時停在案邊，看他還有什麼動靜。跟着一個潮州人遞上表格，底下夾着一張一元紙幣，這公務員快快用手將銀紙收下放進袋裏，連忙拿起印章蓋一兩下，表格交還這潮州人，經過情形我一看便明白，碰巧我身上帶有幾張一元越幣，一於照辦煮碗，財可通神，自然一切過關。

表格填好之後，還要去打指模，我請教公所人員，他解釋打指模是將來身份證上之紀錄，勸我不用思疑。爲了入鄉隨俗，我和具天便去照辦。一位穿黃色制服之下級公務員替具天先辦，完畢具天抹

淨手指，該人用手指向具天之口袋，我即時明白一切，又是錢作怪，立刻拿出一張二元紙幣給他，給了錢我更容易辦事。

公所人員收了表格，叫我們還要等待，這時已下午三點鐘，一般人來來往往，滿頭大汗，空氣污濁，嘈聲吵耳，我們唯有坐下來舒一口氣，偶然見到一些替婦孺輩填表格的也要收錢，我也覺得很奇怪。

等到將近五時，公所人員通知我可以出去，我們如獲大赦般跟着他走，到閘口時，何曾兩位已經等候太久，見到我們滿臉笑容頻頻道歉，聲聲累我們久候萬分對不住。我知道這天除了我們兩人，另外一位有兩撇鬚之老年人可以離開豬仔籠，餘者大概要準備在裏面過夜喂大蚊，最少還要等到明天下午才可以恢復自由。

## 離開森焦地 乘車返醫院

何主席和我們一共四個人出了碼頭，另外一位經他介紹認識的是廣院副主席伍子華先生，他從香港來，在西貢開設成興隆生藥材莊，因為他和我都是香港皇仁書院畢業，傾談之下甚為融洽。登上汽車，我還看見伶人廖俠懷正在等着黃千歲出來，廖伶來越，該晚正在堤岸娛樂戲院演出首本劇「花王之女」。

何主席告訴我這是西貢森焦碼頭，放眼望去，鯉門船尚泊在小碼頭上，船身細小只有千噸左右，外殼生滿鐵鏽，陳舊得令人吃驚。說句良心話，如果當晚落船不是燈火管制看不清楚船身，我一定不肯乘它出海。車行時沿路紅坭，沙塵飛揚，一片荒涼冷落，行了半個鐘頭，車進入西貢市返回何主席開設之榮棧雜貨店號內。坐了稍時，再乘原車駛向堤岸，伍子華先生已向我們道別返回成興隆去。是時一路萬家燈火，西貢非常繁盛，加以清風徐來，身心較為暢快，再半個鐘已抵目的地，院外門楣早已看見廣肇醫院四個大字，筆方偏勁，想來此醫院一定相當宏敞。

進入禮堂門外，一副木刻黑底白字之掛對，右邊是「廣資公益」，左邊是「肇濟羣生」幾個大

字。入門對正一幅玻璃鏡屏，上有「居仁由義」，下有「爲善最樂」幾個銀色刻字。再進便是禮堂，禮堂兩邊放着兩張給醫生用的醫案，中間擺一張長餐枱，準備各值事開會之用。轉左行便是收症室，再行始到辦公室與會客廳。我們坐下片時，主席帶我們到醫生的住所，地方也算不錯，我和具天各佔其一，房內沒有什麼傢俬，一張硬板床，蚊帳草蓆，一枚瓦枕，對面一張黑木梳床，側邊一個舊衣櫃，另外一張舊書桌與藤椅。我初來到，什麼都未了解，覺得這麼大的一間醫院，既然由外地興工動作請來兩位醫生，想不到這間醫生房佈置得如此簡單陳舊，實在有點不十分像樣。還記得我後來受到臭蟲困擾，晚晚都未能安睡。

不久，小廝來叫吃飯。席間，主席各人都很客氣，對於香港事情問長問短，以年近歲晚，不少臘味上桌。一位當事人梁次葵兄還吩咐廚工煎足幾碗豆腐煲菜乾湯，他要我們多喝一點，因為初來步到，恐妨水土不服，飲此可以預防一切，由此可知，院方人員做事也算對我們作出了關懷。

飯後，何主席告辭，我回房沐浴更衣。一位小廝叫易健是醫院僱來供我使喚的，他替我沖水掃地洗底衣服，他對我很不錯，每個月只得七塊錢薪水，我做醫生每月拿得八十八塊錢，後來我每月多給他七塊錢，他已經很歡喜，因為那時外邊一個藥材店掌櫃，每月只拿到十塊錢薪水而已。浴後天氣有些悶熱，聽說越南西貢天氣在冬盡時是旱季，有時會乾熱得非常難抵，我和具天兩人緩步到院前門外之紅龍亭內納涼，該亭是當地紅龍煙草公司捐建的，故因是以得名，亭之四邊滿蒔花草，亭內椅桌供人歇坐，一陣陣清風徐來，說不盡有涼快之感。

藥房工人知道我們初到，羣來追問祖國消息，那時廣州已失陷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鄉，對於日本軍隊攻佔到什麼地方，自然會格外的關心。我在香港對於戰事情況當然比較清楚，這時有機會報導些給他們知道，真是求之不得，關於院裏事情，在交談中，我也明白多少。原來院方避免徇私關係，歷屆醫生均由廣州城西方便醫院介紹而來，當年廣州淪陷，醫院轉請香港東華醫院代聘，東院爲了隆重其事登報在香港招考，報名者共一百一十三位醫生，我和具天僥倖被選中。藥房工人還說，本院醫生多數得幫人信仰，同時離職後會繼續在外間開業，甚少返回廣州與香港去，希望我們將來也會學他們一樣，留在西貢過生活。

到院第二天，何主席於午間來，帶我和具天一齊去巡視醫院，這時只是十二月廿八日，院裏的醫務還是由陳遠東與何允中兩位醫生去主理，還有三天他們便要卸職，所以在接任之前，何主席說應該讓我們先認識一下這間醫院。

在會客廳裏，四邊牆上掛滿不少人像照片，每張有三尺高尺半寬，像片有男有女，均對醫院捐出善款，千元以上留下照片作爲紀念，聞說有兩位做鴿母的捐了錢也掛上兩張照片，如果既然做了壞事而又捐錢給醫院，想起來也不知應作如何解釋。

禮堂面積很大，平時除了用來開會和贈醫還有些椅桌供休息，四面牆壁都掛滿歷屆值事與醫生之拍照。還有中國人之公共機關，總少不了要掛起一幅孫中山先生之玉照，認爲對國父之一種崇敬。

由大禮堂側面轉出去便是嬰兒病院，院裏由一位中年婦人二姐與另一位較年青的女人周小姐共同管理，一切入院帶病人進房和煎藥，差不多都由二姐與另一位叫大姑的女人去做，周小姐則負責送藥與幫助喂藥。嬰兒院有二三十張病床，地方總算雅潔，空氣十分流通，可惜地上鋪的是紅階磚，有時積了污穢，不輕易用水沖洗。

女病院共有兩間，兩間分立互不相連，一院名慈愛，一院名慈雲，前者大約有三十張病床，專收留輕病和能走動之病人，後者則容納那些較重病無人照顧與不能行走之老婦。院裏一切設施尚算井井有條，因為花木多，空氣也不污濁，惟是渠邊污水積聚不通，偶然吹來一陣涼風，總會帶來多少異味。

男病院則設在醫院對面，我們要橫過馬路才進得去。院內空氣較為清爽，樹木又多，又有花池，小路兩旁均放有由外間捐來之石櫈，專供病人憩息。總計男院共分四座，院名叫保安，保康，保健，保寧。每院有四十張病床，重病患者聚居一處，肺病另居一院，其餘輕病者則分住兩院，還有一間特別病室，碰巧癲狂病人便要鎖着困入室內，免致騷擾他人。男院行到最底便是殮房，爲了見識一下，我要院工打開門給我看看，原來殮房沒有冷氣，只有幾鋪石床，床上放有幾個屍體，但每個屍體之頸胸肩胛與及陰部鼠蹊各處均要袒露出來。我詢問何主席是什麼原因，他說這是衛生局之規矩，越南多鼠疫症，死後要經衛生局長來檢視過，看看屍體有無起核，然後才可以收殮出殯。

所有男女兩院均有煎藥房，用瓦煲，燃料則用堅炭。院裏除三名女工外，男工有十四人，看門，

收證，煎藥，書記，帶位，仵作，跟隨醫生，各有職守，不容混亂。

院裏每月開支費用也不少數，經濟來源除了院方營業收租所得之外，還有埠上華人商號每月認定之捐款，雖然捐者只屬廣肇幫人，數目亦相當可觀。至於外間之自由捐贈，則未能作肯定之統計，政府對於此慈善機構只採不干涉態度，說到津貼並無分文。

院內醫藥伙食完全免費，是一間百份之百之慈善機構。

只要是廣肇幫人，無論男女老幼，隨時均可入院。病者如屬意外受傷，應轉送市立醫院，至於痲瘋花柳病人，院例永不收留。中國人身居異域，雖然各找各吃，惟對於慈善機構之支持，實在非常熱心，是以多年以來，未嘗試過收支出現赤字，何禹疇做過幾任主席，在商場上他識人不少，人緣又好，辦事認真，一切爲公，每年由他募捐得來之善款不在小數，可以稱得爲一位慈善完人。



## 正式來接任 事事多戰兢

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，我和具天正式接任爲廣肇醫院之新醫生。在未上任之前，我聽到不少閒話，前任何允中與陳遠東兩位醫生，因爲在外邊有較多門診，對於院內職務異常疏懶，加以彼兩人亦幹足三年，院方主事人認爲他們既然放棄職守，於是不能不從香港找到我們兩人來接替。他們離職時不得不向我們作多少交代，對外肆意向我們發出攻擊，既說我們年紀輕，又謂我們無經驗，一沉百踐，希望不使我們有出頭之日。

在這環境之下，我和具天相約謹慎從事，想着以成績來反擊彼輩。開診之日，小廝亞健告訴我一切，六時起床，梳洗後半小時即巡院，穿起白色之醫生袍，兩人分單雙日值勤，我單日先看女院，易健抬着藤椅藤枱，上放手枕與方紙筆墨先我而行。

進入嬰兒病院，我踏入房中在床前診問病孩。易健派一張舊藥方給我，我細詢該孩子之母親，看完之後，再診另個病孩，小廝又另給我一張藥方。診過十來個症，多數係發熱，腹瀉，積滯各病，我記得清清楚楚，然後返回椅上坐下來開方，方開好時二姐便來接去，送到藥房檢藥後拿去廚房來煎，